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7n0757

佛說身毛喜豎經

宋 惟淨等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757
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上

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　詔譯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世尊在毘舍離國最勝大城最勝林中，與苾芻眾俱。時彼城中有長者子，名曰善星，捨離佛法，其來未久，以多種緣，謗佛法僧，而作是言：「沙門瞿曇！尚無人中最上之法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，入於論難。彼為聲聞，宣說諸法，所求所修，以自辯才及不正智，而為所證，其所說法，豈能出要盡苦邊際？」
爾時尊者舍利子，於其食時著衣持鉢，入毘舍離大城，次第乞食，聞彼城中善星長者子以多種緣謗佛法僧。時尊者舍利子既行乞已，還復本處，飯食事訖，收攝衣鉢，洗雙足已，往詣佛所，頭面著地，禮世尊足，退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今日，入毘舍離大城乞食，聞彼城中善星長者子，以多種緣謗佛法僧，而作是言：『沙門瞿曇！尚無人中最上之法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，入於論難。彼為聲聞，宣說諸法，所求所修，以自辯才及不正智，而為所證，其所說法，豈能出要盡苦邊際？』世尊！彼長者子，捨離佛法，其來未久，斯何等故，發如是言？」
爾時佛告尊者舍利子言：「汝今當知，彼善星長者子，是大麁惡，覆藏自罪，以覆藏故，謗佛法僧，乃發是言。舍利子！如汝所聞，彼長者子出非義語而為誹謗，即作是言：『沙門瞿曇！彼為聲聞所說諸法，豈能出要盡苦邊際者？』汝當善聽，我今為汝略說其事。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十號具足。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乃發是言：『沙門瞿曇！尚無人中最上之法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，入於論難。彼為聲聞，宣說諸法，所求所修，以自辯才及不正智，而為所證。』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，如墜重擔。又如聲聞苾芻，戒定慧學，皆悉具足，少用勤力，智獲果證，不以為難；彼墮惡趣，亦復如是！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於阿蘭若處棲止坐臥，遠離鬪闇種種憒鬧，人所應用房舍坐臥諸緣具等，亦悉棄置。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離欲離罪息不善法，有尋有伺，離生喜樂，證初禪定。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止息尋伺，內外清淨，心一境性，無尋無伺，定生喜樂，證二禪定。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離於喜貪，如實正知，修捨念行，身受妙樂，離於貪想，如聖所觀，捨念之行，離喜妙樂，證三禪定。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出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苦樂悉斷，離先所有悅意、惱意二種之法，除苦樂想，捨念清淨，證四禪定。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過諸色想，離想對礙，於種種想，而不作意，緣無邊空，以為行相，證空無邊處定。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餘之所證，九次第定，亦復如是！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於處非處以自智力悉如實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一切所行所至之道，悉以正智如實了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於種種界無數世界，悉以正智如實了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於諸有情，所有無數種種信解，悉以正智稱量，如實一一了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

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，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於諸有情，差別諸根，悉以正智稱量，如實一一了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於諸有情，積集諸業，及其壽量，悉以正智稱量，如實一一了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一切禪定，解脫三摩地、三摩鉢底，染淨所起，悉以正智，如實了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能觀世間一切有情生滅好醜，若貴若賤，隨業所受。若諸有情，於身口意，造不善業，毀訾賢聖，起於邪見，因斯積集邪見業故，身壞命終，墮在惡趣，生地獄中；若諸有情，於身口意，造眾善業，不毀賢聖，起於正見，因斯積集正見業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趣天界之中。即以天眼及以正智，悉見悉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種種宿住隨念智力，所謂能知一生二生、三四五生，若十、二十，乃至百生、千生、百千生，無數百千生。於諸生中，若成若壞，諸有一切成壞劫事，昔如是姓、如是名字、如是種族、如是色相、如是飲食、如是壽量、如是苦樂，此滅彼生、彼滅此生。如是等事，悉以正智，如實思念，一一了知。如來成就如是智力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諸漏已盡，非漏隨增，心善解脫、慧善解脫。於如是法，以自通力，成就所證。舍利子！如來圓滿如是十力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我法中不具信種。所有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成就四無所畏而悉能知聖所行處，於大眾中，作師子吼，轉大梵輪，餘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魔若梵，悉不能轉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證一切智，此法彼法，無所不知，於大眾中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得安樂無恐無畏，如實了知聖所行處，作師子吼，轉大梵輪，餘不能轉，我不見有一切沙門、婆羅門、及天人、魔、梵與我等者。』二者、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諸漏已盡，於大眾中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得安樂無恐無畏，如實了知聖所行處，作師子吼，轉大梵輪，餘不能轉，我不見有一切沙門、婆羅門及天人、魔、梵與我等者。』三者、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為隨法行諸聲聞人，宣說所修隨法所行，如先廣說，最上所證，於大眾中，作如是言：『我說貪欲是障道法，我得安樂無恐無畏，如實了知聖所行處，作師子吼，轉大梵輪餘不能轉，我不見有一切沙門、婆羅門、及天人、魔、梵與我等者。』四者、如來、應供、正等正覺，為諸聲聞說正道法，而能出要盡苦邊際，於大眾中，作如是說：『我得安樂無恐無畏，如實了知聖所行處，作師子吼，轉大梵輪，餘不能轉，我不見有一切沙門、婆羅門及天、人、魔、梵與我等者。』

「舍利子！如來圓滿如是四無所畏，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八眾。何等為八？一、剎帝利眾，二、婆羅門眾，三、長者眾，四、沙門眾，五、四大王天眾，六、忉利天眾，七、魔眾，八、梵天眾。

「舍利子！我昔曾 往無數百千剎帝利會中，隨彼眾會何等色相，我亦同彼現其形相；隨彼眾會光明分量，我亦同彼具其光相。彼眾或以自教說法，我亦先當同其所說，然後我說勝彼之法。我雖如是所說，彼眾亦悉不能知解，以是緣故，彼眾疑念：『適所說法，為沙門邪？婆羅門邪？天、人、魔、梵之所說邪？』我時復為說最上法，示教利喜。如其所應示教利喜已，我於爾時，隱身不現。我雖如是隱其身相，彼眾亦悉不能知覺，復起疑念：『適所隱者，為沙門邪？婆羅門邪？或天、人、魔、梵邪？』舍利子！我時現自身相，與彼同等，彼眾尚猶不能見我，況復超勝我？時所說最上法者，所謂最勝神通知見。

「又舍利子！我昔曾 往無數百千婆羅門會中，隨彼眾會何等色相，我亦同彼現其形相；隨彼眾會光明分量，我亦同彼具其光相。彼眾或以自教說法，我亦先當同其所說，然後我說勝彼之法。我雖如是所說，彼眾亦悉不能知解，以是緣故，彼眾疑念：『適所說法，為

沙門邪？婆羅門邪？天、人、魔、梵之所說邪？』我時復為說最上法，示教利喜。如其所應示教利喜已，我於爾時，隱身不現。我雖如是隱其身相，彼眾亦悉不能知覺，復起疑念：『適所隱者，為沙門邪？婆羅門邪？或天、人、魔、梵邪？』舍利子！我時現自身相與彼同等，彼眾尚猶不能見我，況復超勝我？時所說最上法者，所謂最勝神通知見，餘之長者、沙門、四大王天、忉利天及魔眾會，亦復如是！

「又舍利子！我昔曾 往無數百千梵天會中，隨彼眾會何等色相，我亦同彼現其形相；隨彼眾會光明分量，我亦同彼具其光相。彼眾或以自教說法，我亦先當同其所說，然後我說勝彼之法。我雖如是所說，彼眾亦悉不能知解，以是緣故，彼眾疑念：『適所說法，為沙門邪？婆羅門邪？天、人、魔、梵之所說邪？』我時復為說最上法，示教利喜。如其所應示教利喜已，我於爾時，隱身不現。我雖如是隱其身相，彼眾亦悉不能知覺，復起疑念：『適所隱者，為沙門邪？婆羅門邪？或天、人、魔、梵邪？』舍利子！我時現自身相與彼同等，彼眾尚猶不能見我，況復超勝我？時所說最上法者，所謂最勝神通知見。

「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「又舍利子！其有地獄所行之道、所趣業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我悉如實一一了知；又復畜生所行之道、所趣業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悉如實知；又復餓鬼所行之道、所趣業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悉如實知；所有阿修羅道、人所行道、天所行道所趣業因，乃至彼彼有情所受報應，悉如實知。舍利子！至于涅槃所行聖道，及涅槃法，乃至有情證涅槃果，悉如實知。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，而為誹謗。由彼心言及彼所見，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。

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上

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中

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　詔譯

「復次舍利子！所有地獄之道及地獄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我悉能知，今復少以譬喻略明斯義。舍利子！譬如世間有大火聚，高等人量，或踰人量，其火熾盛，後當息滅，煙焰暖氣，而悉銷盡。或有一人，於盛夏時炎暑之月，物景熾然，酷熱可畏，其人自遠而來，加復疲困，飢渴所逼，但隨道徑，詣火滅處，欲求憩止。其傍有一明目之人，見彼炎熱極困苦者奔馳道徑而求憩止。時明目人，竊作是念：『彼大火聚，高等人量，或踰人量，其火方息，非清涼地，是人往彼，或坐或臥，轉增熱惱，甚不適意，必受極苦。』作是念時，彼人前往，果如所念，受極苦惱。舍利子！有一類人，墮地獄者，亦復如是！彼人若心若意，我悉能知，由其不知正道所行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，生地獄中，甚不適意，受極苦惱，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諦觀斯事。舍利子！是故如來於地獄道及地獄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而悉能知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畜生道及畜生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我悉能知。舍利子！譬如世間有穢惡聚，高等人量，或踰人量，穢惡之物，周匝充滿。或有一人，於盛夏時炎暑之月，物景熾然，酷熱可畏，其人自遠而來，加復疲困，飢渴所逼，但隨道徑，詣穢惡處，欲求憩止。其傍有一明目之人，見彼炎熱極困苦者，奔馳道徑而求憩止。時明目人，竊作是念：『彼穢惡聚，高等人量，或踰人量，是人往彼，非清涼地，轉增熱惱，甚不光澤，不可愛樂，必受極苦。』作是念時，其人前往，或坐或臥，果如所念，甚不光澤，不可愛樂。舍利子！有一類人，墮畜生者，亦復如是！彼人若心若意，我悉能知，由其不知正道所行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，生畜生中，甚不光澤，不可愛樂，復不適意，受極苦惱，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諦觀斯事。舍利子！是故如來於畜生道及畜生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而悉能知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餓鬼道及餓鬼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我悉能知。舍利子！譬如有樹，高等人量，或踰人量，枯朽乾悴，枝葉凋墜。時有一人，於盛夏時炎暑之月，物景熾然，酷熱可畏，其人自遠而來，加復疲困，飢渴所逼，但隨道徑詣枯樹下欲求憩止。其傍有一明目之人，見彼人往枯樹之下而求憩止，竊作是念：『此人往彼，非清涼地，轉受其苦。』作是念時，其人前往，或坐或臥，果如所念，轉受其苦。舍利子！有一類人，墮餓鬼者，亦復如是！彼人若心若意，我悉能知，由其不知正道所行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，生

餓鬼中，轉受其苦，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諦觀斯事。舍利子！是故如來於餓鬼道及餓鬼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而悉能知。

「又舍利子！彼阿修羅道阿修羅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我悉能知。舍利子！譬如有樹蟻聚其下，高等人量，或踰人量。或有一人，於盛夏時炎暑之月，物景熾然，酷熱可畏，其人自遠而來，加復疲困，飢渴所逼，但隨道徑，詣彼樹下，欲求憩止。其傍有一明目之人，見彼人往蟻樹之下而求憩止，竊作是念：『此人往彼，非安隱地，轉受其苦。』作是念時，其人前往，或坐或臥，果如所念，轉受其苦。舍利子！有一類人，墮阿修羅趣者，亦復如是！彼人若心若意，我悉能知，由其不知正道所行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阿修羅中，轉受其苦，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諦觀斯事。舍利子！是故如來於阿修羅道及阿修羅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而悉能知。

「又舍利子！所有人道及人趣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我悉能知。舍利子！譬如有樹，高等人量，或踰人量，盤根莖幹，而悉廣大，然其枝葉，而不相等，或處踈隙、或處欝密，敷蔭于下，亦悉差別。或有一人，於盛夏時，炎暑之月物景熾然，酷熱可畏。其人自遠而來，加復疲困，飢渴所逼，但隨道徑，詣彼樹下，欲求憩止。其傍有一明目之人，見彼人往大樹之下而求憩止，竊作是念：『此人往彼大樹之下，或坐或臥，亦苦亦樂，間雜所受。』作是念時，其人前往，或坐或臥，果如所念，苦樂雜受。舍利子！一類有情，生人趣者，亦復如是！彼人若心若意，我悉能知，由其不知聖所行道，身壞命終，生人趣中，苦樂雜受，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諦觀斯事。舍利子！是故如來於彼人道及人趣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而悉能知。

「又舍利子！所有天道及天趣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我悉能知。「舍利子！譬如有一高廣樓閣，周匝污墁，重複堅密，中無空隙，戶扉窓牖，而悉扃閉，使彼風日不能侵映。於其中間，敷設于座，以赤繒帛，而為茵縟，次第增累，厚十六重，又於其上，覆以白繒。或有一人，於盛夏時炎暑之月，物景熾然，酷熱可畏，其人自遠而來，加復疲困，飢渴所逼，隨路而進，欲登其上，以求憩止。其傍有一明目之人，見彼人來欲登其上而求憩止，竊作是念：『此人若或登其樓閣，窓戶蔭閉，茵縟重厚，甚可愛樂，而復適意，必受其樂。』作是念時，其人前往，登于重閣，或坐或臥，果如所念，受於快樂。舍利子！有一類人，生天界者亦復如是！彼人若心若意，我悉能知，由其不知聖所行道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趣天界之中，適悅快樂，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諦觀斯事。舍利子！是故如來！於彼天道及天趣因，乃至有情所受報應，而悉能知。

「又舍利子！所有涅槃聖道及涅槃因，有情所證涅槃果法，我悉能知。舍利子！譬如世間城邑不遠，有天池沼，方面四等，其水清淨，澄湛可愛，周匝皆是菴摩羅樹、贍部之樹、頗拏娑樹、婆咩羅樹、俱嚩播泥嚩多樹、龍鬚樹等，遍覆四面，觸其水者，身支勝益。或有一人，於盛夏時炎暑之月，物景熾然，酷熱可畏，其人自遠而來，加復疲困，飢渴所逼，恒隨道路，詣彼池沼，欲飲其水，沐浴其身，滌除炎熱疲困之苦。其傍有一明目之人，見彼人來詣池沼處，竊作是念：『此人遠來，疲困所苦，若詣彼池，飲其水已，沐浴其身，息除炎熱疲困之苦，後當隨意詣樹影間，或坐或臥，隨其所欲，得安隱樂。』作是念時，彼人前往，果如所念。舍利子！有一類人證涅槃者，亦復如是！彼人若心若意，我悉能知，由其履踐聖所行道，修涅槃因得涅槃果，諸漏已盡，非漏隨增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，以自神力，證如是法。如來諦觀斯事，見彼有情，漏盡解脫，證法得樂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舍利子！是故如來！於涅槃道及涅槃法，乃至有情證涅槃果，而悉能知。

「舍利子！彼長者子，於如是事，雖知雖見，以不信故，乃發是言：『沙門瞿曇！尚無人中最上之法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，入於論難，彼為聲聞，宣說諸法，所求所修，以自辯才及不正智，而為所證，其所說法，豈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』舍利子！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，速墮地獄，如墜重擔。又如聲聞芯芻，戒定慧學皆悉具足，少用勤力，智獲果證，不以為難，彼墮惡趣，亦復如是！

「復次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作事火法，計為清淨，彼相謂言：『某甲某甲人，作事火法，而得清淨。』舍利子！彼事火法，極不清淨，非我往昔曾不修習，雖歷所修，終無勝利，以無始來，久遠世中，不出生死。而剎帝利、婆羅門及長者等，大族之中，隨見所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所計者，於其聖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，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以作福施會，計為清淨，彼相謂言：『某甲某甲人，作福施會，而得清淨。』舍利子！彼福施會，極不清淨，非我往昔曾不修習，雖歷所修，終無勝利，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。而剎帝利、婆羅門長者大族，隨見所行，多種作法，所謂：殺馬祀天、殺人祀天、殺象祀天、殺羊祀天，設法受食作無遮會。以眾色蓮華作清淨事；以白蓮華作清淨事；以物投火作祀天法、作帝釋天法、作月天法，及出金寶作施會等。如是所修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於聖

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，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，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以自教中所有呪法，計為清淨，彼相謂言：『某甲某甲人，以其呪法，而得清淨。』舍利子！彼呪法者，極不清淨，非我往昔曾不修習，雖歷所修，終無勝利，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。而剎帝利、婆羅門長者大族隨見所行，求之少分，人中上法，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於聖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，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，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在輪迴中，受生死身，計為清淨，彼相謂言：『某甲某甲人，在輪迴中，受生死身，而得清淨。』舍利子！輪迴生死，極不清淨，非我往昔不歷生死，以無始來久遠世中，不能出離，除五淨居天。舍利子！淨居天中一生彼已，不復還來人間受生，即於彼天趣證涅槃。舍利子！未出生死者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所計者，於其聖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，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，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，盡生死道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以六趣處，計為清淨，彼相謂言：『某甲某甲人，往六趣處，而得清淨。』舍利子！而彼六趣極不清淨，非我往昔曾所不歷，以無始來久遠世中，六趣輪轉，除五淨居天。舍利子！淨居天中一生彼已，不復還來人間受生，即於彼天，趣證涅槃。舍利子！未離諸趣者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，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所計者，於其聖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，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，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以所生處，計為清淨，彼相謂言：『某甲某甲人，生於某處，而得清淨。』舍利子！彼所生處，極不清淨，非我往昔不歷所生，以無始來久遠世中，不出生死，除五淨居天。舍利子！淨居天中一生彼已，不復還來人間受生，即於彼天趣證涅槃。舍利子！未離所生者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所計者，於其聖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，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，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以自種子，計為清淨，彼相謂言：『某甲某甲人，依自種子，而得清淨。』舍利子！彼之種子極

不清淨，非我往昔不依種生，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，除五淨居天。舍利子！淨居天中一生彼已，不復還來人間受生，即於彼天趣證涅槃。舍利子！未出生死者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所計者，於其聖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，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作如是言：『若修四種之法，得具足者，是為梵行清淨。』舍利子！彼修四法，以為梵行，得清淨者，我悉能知；我於是中，皆得最上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彼能修行，我亦同彼最上修行。二者、彼能厭離，我亦同彼最上厭離。三者、彼能苦切逼身，我亦同彼最上苦切逼身。四者、彼能寂靜，我亦同彼最上寂靜。

「舍利子！云何同彼最上修行？謂彼外道，或常舉手，我亦同之；或不坐床席；或常蹲踞；或食穢氣麁糲飲食；或不定止一處隨意旋轉；或剃髮留髭；或臥棘刺之上；或臥版木之上；或空舍中住；或定住一處；或一日三浴，乃至種種苦逼其身，我亦一一隨彼所行。是為同彼最上修行。

「云何同彼最上厭離？舍利子！謂彼外道，或離服裸形舉手受食，我亦隨行；或不受醜面人食；不受顰蹙面人之食；不食兩臼中間之食；不食兩杵中間之食；不食兩杖中間之食；不食兩壁中間之食；不受懷妊人食；不受執炮者食；不與二人同一器食。若處或有乞匄之人在於門首，即不食之；若處或有犬在門首，亦不食之；若處或有蠅蟲旋復，亦不食之。不受無言人食；不受多言人食；若人言去不受彼食；若人言來不受彼食；若因諍訟所成之食，而亦不受。或唯受其一家之食；或復二三至七家食；或一飡一咽、或復二三至七飡咽；或一日一食；或復二三；或復七日；或復半月至于一月乃一食之。於所食中不食於麨，亦不食飯；不食小豆；不飲華果所造之酒；不飲米所造酒；不食於肉；不食乳酪及以酥油，亦不食蜜及蜜所造之果或不飲漿；不食多種爆炙之食，唯飲洗稻之水，以為資養。或食穢稻；或食茅草或食棘樹之果；或食生米；或食牛糞；或食樹根枝葉果實；或復專詣曠野之中，採彼多種根莖枝葉種子等食。舍利子！彼如是行，我亦隨行。是為我修最上厭離。

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中

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下

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　詔譯

「復次舍利子！云何同彼最上苦切逼身？謂我身支塵土坌污，初則微少漸增後積。譬如鼎訥迦樹枝葉，塵坌從微漸增，後積成大；我之身分亦復如是！舍利子！我雖塵垢坌污增積，然於晝夜未嘗念言：『嗚呼何故！今我此身塵垢所合，誰當為我之所拂除？』舍利子！此即是為同彼最上苦切逼身。

「又舍利子！云何同彼最上寂靜？謂於曠野寂靜之處，坐臥居止，遠離喧繁一切憒鬧，棄置所應受用之具，獨處閑寂隨所應住。舍利子！我時如是同其所行，或牧牛人；或畜養人；或採薪人；或治園人；或行路人。是等見已，我即奔馳極深隱處，勿復令見。譬如野鹿，或見如上牧放等人，奔深隱處，而遠避之，怖彼所見。我居曠野，遠離憒鬧亦復如是！此即是為同彼所行最上寂靜。

「舍利子！雖如是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於聖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，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，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作如是言：『我於冬分月初八夜，遇雪飛時，於其曠野孤迥之所，或近河側，裸露其身，於深雪中，一向而臥，過于夜分。如是所行，計為清淨。』舍利子！我知是事，亦同彼行，乃於冬分月初八夜，遇雪飛時，於其曠野孤迥之所，或近河側，裸露其身，於深雪中，一向而臥，過于夜分。舍利子！雖如是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。何以故？彼於聖慧，不能了知，復不覺悟。由於聖慧，不覺了故，何能出要，盡苦邊際？舍利子！若於聖慧，如實覺了，即能閉三有門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作如是言：『我於冬分月初八夜，遇雪飛時，詣于深水，量過項處，住是水中，經於夜分。如是所行，計為清淨。』舍利子！我知是事，亦同彼行，乃於冬分月初八夜，遇雪飛時，詣于深水，量過項處，住是水中，經於夜分。舍利子！雖如是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？廣說乃至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作如是言：『我當盛夏炎暑之月，酷熱可畏，日正中時，住於沙中，其沙深積，量過于膝。我於爾時，裸露其身，翹立一足，日光所照，隨日而轉。如是所行，計為清淨。』舍利子！我知是事，亦同彼行，乃於盛夏炎暑之月，酷

熱可畏，日正中時，過于膝量，深沙之中，裸露其身，翹立一足，為日所照，隨日而轉。舍利子！是時若男若女，一切人眾，知是事已，咸悉奔詣接踵駢隘，以求瞻覩，眾所評議，我心自調，得其所樂，不念熱惱，不起懈意。舍利子！雖如是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？廣說乃至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以艱苦而求，難所得食，計為清淨。』舍利子！我知是事，亦同彼行。何等是為難所求食？謂我專詣曠野之中群牛聚處，於彼求乞犢子之乳，隨其所得而用食之，此即是為難所求食。舍利子！雖如是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？廣說乃至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但食其麥，計為清淨，作如是言：『若但食麥，如是修行，而得清淨。』彼取麥已，或碎其末；或[泳-永+陶]其水；或以多種治事而食，為其資養。舍利子！我知是事，亦同彼行。何等是我取麥為食？舍利子！我唯取其一粒而食，無復加二。後於異時，由食麥故，身支肥重，或復滋澤，亦我不起是念，復過其量，取麥食之，亦唯一粒，無復加二。舍利子！我以一麥食故，而極羸瘦，身分上下，如迦羅迦鳥及阿娑多鳥。又復足腨枯細，人所惡觀，如駝、如羊其足無異；又於項背，露現其骨，或窓、或凸猶如累石，高下不等；又如露地空閑草舍，兩面透徹，椽木踈離，中復開敞，互可窺視。我之兩脇，骨節踈露，中復開敞，亦可互見。又如暑月，日光炎熾所曝之水，至夕有人，於其水中，覆觀星宿，極深極遠，微微映現。我之兩目，瘦極深遠，似有所見，亦復如是！又如苦瓠，青未成熟，人所斷取，而彼枝葉，尋即萎悴，漸次枯弱，後乃乾合。我之身分，自頭至足，亦復如是！初即憔悴，漸次羸弱，後極消瘦，肌骨相合。舍利子！我初身體，強自攝持，攀附荊棘，而為倚仗，力所不任，欲起還坐，支節解散，頭頸低垂，劣不能語，其猶痩羊。我雖如是，而乃堅固，內攝其心，外策其體，善自調息，復欲舉身，還為塵土之所坌污，以其塵土所積污故，我之身毛，銷磨悉盡。舍利子！彼時周匝城邑聚落，若男若女，而悉奔馳，競共瞻覩，咸作是言：『苦哉苦哉！沙門瞿曇！身體銷瘦，加復青黑，昔日形貌，妙善端嚴，亦有威光，今何隱沒？苦切修練，容質若斯！』舍利子！雖如是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？廣說乃至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但食其米，計為清淨，作如是言：『若但食米，如是修行，而得清淨。』彼取米已，或碎其末；或[泳-永+陶]其水；或以多種治事而食，為其資養。舍利子！我知

是事，亦同彼行。何等是我取米為食？舍利子！我唯取其一粒而食，無復加二。後於異時，由食米故，身支肥重，或復滋澤，我亦不起是念，復過其量，取米食之，亦唯一粒，無復加二，舍利子！我當如是修苦行。時有諸人民，來作是言：『昔日形貌，妙善端嚴，亦有威光，今何隱沒？苦切修練，容質若斯！』舍利子！雖如是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？廣說乃至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但食其麻，計為清淨，作如是言：『若但食麻，如是修行，而得清淨。』彼取麻已，或碎其末；或[泳-永+陶]其水；或以多種治事而食，為其資養。舍利子！我知是事，亦同彼行。何等是我取麻為食？舍利子！我唯取其一粒而食，無復加二。後於異時，由食麻故，身支肥重，或復滋澤，我亦不起是念，復過其量，取麻食之，亦唯一粒，無復加二，我當如是修苦行。時有諸人民，來作是言：『昔日形貌，妙善端嚴，亦有威光，今何隱沒？苦切修練，容質若斯！』舍利子！雖如是行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？廣說乃至，盡生死道，後不復生。

「又舍利子！世有一類婆羅門者，不食一切，計為清淨，作如是言：『若於一切所食之物，悉不食者，如是修行，而得清淨。』舍利子！我知是事，亦同彼行，我於一切所食之物，悉不食之，由不食故，身極羸瘦，如是廣說，苦行修行。乃至人眾，來作是言：『苦哉苦哉！沙門瞿曇！儀容疙瘦，如莽虞鳥，昔日形貌，妙善端嚴，亦有威光，今何隱沒？苦切修練，容質若斯！』舍利子！我於爾時，竊作是念：『世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歷諸極苦，加復殘毀，逼迫其身，皆為己行，以求清淨。我於是中，亦隨所行，正使碎身，如其塵末，都無勝利。乃至過去未來世中，及今現在一切沙門、婆羅門等，歷諸極苦，加復殘毀，逼迫其身，皆為己行，以求清淨。我於是中，悉隨所行，正使碎身，如其塵末，都無勝利。我今不復如是苦切，逼迫其身。彼求人中少分上法尚不能得，況聖知見最勝所證？故知此道非正覺道，我不復修。』

「舍利子！我時又念：『初出家後，我往釋種園中閻浮樹下，安詳而坐，日影不轉蔭覆清涼。我於爾時，離諸欲染不善之法，有尋有伺，離生喜樂，證初禪定，此為正道。如實覺了，我於處處，勤歷諸道，此正道外，無復餘道，而為真實。是故我今寧假如是一切不食，身體羸瘦，加復疲倦，而自殘毀，以取其道？我今應可隨以所食而用食之。』作是念時，有一外道，所奉苦行仙聖，知我之念，來詣我所，而相謂言：『聖者瞿曇！汝之苦行，勿宜退轉。我於身毛孔中，當出威光，助佐於汝，令汝身支自然滋益。』舍利子！我

時復作是念：『我所不食一切之物，國邑聚落，一切人眾，咸悉聞知（沙門瞿曇！苦行修行，一切不食，身體羸瘦）。今時或謂，有苦行仙聖，身出威光，助佐滋益。彼彼人眾，豈非以我為妄語邪？故我怖彼妄語，厭謗仙聖之言，止而不受。』

「舍利子！我時作是念已，乃漸增廣隨用食之，或綠豆汁、或黃豆汁、或赤豆汁，以資其命。如是漸次隨用食故，身力勢分漸漸而生。力勢生已先詣龍河，次泥連河，到已徐緩沐浴其身，潔淨清涼。漸次行至一聚落中，有一女人，名曰善生，即以乳糜而奉於我。我既食已，乃詣邪嚩悉迦仙人住處，求吉祥草，得已執持，漸次往詣大菩提樹，到已右繞其樹三匝，於彼樹下，內外周布吉祥之草，而為其座。

「舍利子！我時於上結加趺坐，端身正念，離諸欲染不善之法，有尋有伺，離生喜樂，證初禪定。次當止息尋伺，內心清淨，住一境性，無尋無伺，定生喜樂，證二禪定。次當離於喜貪住捨念行，如實正知，身受妙樂，如聖所觀，捨念之行，離喜妙樂，證三禪定。次當苦樂，悉斷如先，所起悅意惱意，而悉離著，不苦不樂，捨念清淨，證四禪定。

「舍利子！我時次第，住三摩呬多心，清淨潔白，離隨煩惱軟品之業，安住不動，於初夜分，如實證得，天眼智明，心善開曉。舍利子！我所證得，天眼清淨，過於人眼，觀見世間一切有情，生滅、好醜、若貴、若賤，隨業所受皆如實知。若諸有情，於身口意，造不善業，毀謗賢聖，起於邪見，由彼積集邪見業故，身壞命終，墮在惡趣，生地獄中。若諸有情，於身口意，造眾善業，不謗賢聖，起於正見，由彼積集正見業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趣天界之中。我於如是等事，以淨天眼，而悉知見。

「又舍利子！我時次第，住三摩呬多心，清淨潔白，離隨煩惱軟品之業，安住不動，於中夜分，如實證得，宿命智明，心善開曉。舍利子！我所證得，宿命之智，能知過去種種之事，所謂：一生二生、三四五生，若十、二十，乃至百生、千生、百千生，無數百千生。如是無數生中，若成若壞成壞劫事，昔如是姓；如是名字；如是種族；如是色相；如是飲食；如是壽量、苦樂等事；此滅彼生，彼滅此生。如是無數種事，我以宿命智力，如實思念。

「又舍利子！我時次第住三摩呬多心，清淨潔白，離隨煩惱軟品之業，安住不動，於後夜分，如實證得，漏盡智明，心善開曉。次第於其明星現時，吉祥歡喜，人中大龍、人中師子、人中大仙、人中勇猛、人中眾色蓮華、人中白蓮華、人中最上、人中無上善調御者、人中調御士，於一切處，知所應知，得所應得，覺所應覺，證所應證。如是一切，於剎那間，起相應心，以如實智，成正覺道。

「復次舍利子！我知世間有沙門、婆羅門，作如是言：『若人幼少，顏貌光澤，頂髮黝潤，志氣壯盛，心力具全。年正二十，或過二十，是人能於正慧，隨轉修行。若復有人，年壽耆耄，心力衰微，將欲謝世，是人不能於其正慧隨轉修行。』舍利子！我今耆耄，年將八十，俯期謝世。譬如朽故車輪，以雜繩索，而用繫縛，強使運轉，我亦如是！舍利子！汝可周行，從國至國，從邑至邑，觀察諸有聲聞弟子，於如來身及神通力勝慧辯才。此之五事，皆悉減少。舍利子！若人頂以火盆，從國至國、從邑至邑，如是周行，未足為難；若於勝慧辯才，不令減少，是則為難。

「又舍利子！若或有人，雖遇如來大師出世，於苦法、樂法、非苦樂法，悉以淨心宣說正語，是人返以為妄失法。舍利子！不應以佛正語為妄失法。何以故？如來大師出現世間，於苦樂法、非苦樂法，悉以淨心，宣說正語，是無妄失法。

「舍利子！如賢劫中，有四如來，出現世間。如是四佛聲聞弟子，次第至今壽命百歲，彼彼所有念行慧壽，皆悉具足。譬如力士持挽硬弓端直而射，悉獲中的。舍利子！前三如來聲聞弟子，亦復如是。念行慧壽，皆悉具足，彼彼皆能於日日中，親近請問諸法之義。舍利子！今我法中，聲聞弟子，一能請問，而無有載。又復一聞我說，不能於中審解所說文句義理，況復末世餘諸弟子？若時飲食，嗜著其味，睡眠疲倦，運動憩止，大小便事，諸所施作，時悉妨廢。舍利子！前之三佛聲聞弟子，壽量長遠，今壽百歲，極為迅速。舍利子！過百歲時，勝慧辯才，有所減失。舍利子！彼時聲聞弟子，以如來大師出世所說正語，為妄失法。舍利子！彼不應以佛說正語而為妄失。何以故？如來大師出現世間，於苦樂法、非苦樂法，悉以淨心所說正語，是無妄失法。」

爾時會中有一尊者，名曰龍護。去佛不遠，執孔雀扇，侍佛之側。時即置扇，前詣佛所，合掌頂禮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今得聞此正法已，身毛悚豎，生大歡喜。世尊！此經何名？我等云何奉持？」

佛言：「龍護！今此正法，名『身毛喜豎』。如是名字，汝當受持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毘舍離國最勝大城最勝林中，諸苾芻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。

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